

“人贪婪追求的目标,其实十分渺小”

——文本学研究 with 马克思的思想世界

杨洪源

文本学研究所呈现的马克思思想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动态过程。正是其思想的未完成性和开放性,特别是他思想成型过程中留待解决的疑惑和困境,使得马克思能够与 19 世纪以后的时代发生“接触”,从而超越那些仍属于且只处于 19 世纪的思想家而历久弥新。只要资本还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就值得为人们所研究。

时间推移到 21 世纪的今天,距离马克思诞辰已过去整整 200 年。适逢其时,以马克思主义为符码的思想研究与社会运动,继续推进到了新的高潮。随着这位公认的“千年第一思想家”又一次成为理论工作者乃至普通民众的谈资,由形形色色的解释所构成的“马克思热”迅速产生。这一由特殊纪念意义引发的热潮,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强烈的仪式色彩;由之,形式远远大于内容的现象层出不穷。对于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的思想而言,形式诚然可以作为必要的手段,但手段绝不能完全取代目的。如果言说马克思只流于形式,其真实的思想就会被遮蔽起来。加之不同时代之间的巨大差异,一个具有宽广思想视野、浓厚人文情怀、深邃历史意识和丰富哲学内涵的“活”的大思想家形象,就很可能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直至完全消失,只留下一个供人顶礼膜拜的空洞的神像。上述可能的后果无疑将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悲哀。

回溯马克思步入人类历史舞台以来的不同时期,关于马克思思想阐释的“新热”迅速且不留痕迹地取代“旧热”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折射出来的不仅是只注重形式而忽视作为本质的思想本身,而且是长期困扰着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困境,即如何才能真正地“走进”或“回到”马克思的思想世界,他之于现时代究竟价值几何。

面对上述境况和问题,对马克思的思想作溯本清源式的系统梳理,不失为一种良策;对作为马克思思想载体的文本进行细致且深入的研究,则是这一方法论的基点。对于大的思想家来说,其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的丰富性与深邃性,绝非体现为一些表述清晰的论断及其有机“排列组合”,而是深藏于这些论断的探索、

辨析、论证与检验等过程中。因此,只有深入马克思文本内部进行的条分缕析和细致解读,方可堪称对马克思思想的内部反思;否则,所谓方法论云云只能沦为一种外在的表面形式。20 世纪 60 年代,勃兴于德国理论界和思想界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即为一个很好的佐证。无独有偶,21 世纪初中国学界关于“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的当代性”之争,也充分说明了上述结论的合理性。

不可否认,文本解读或经典阅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是,文本解读的方法有很多种。受其所处时代及其重大问题的影响,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将文本解读理解为回答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绞尽脑汁去觅得文本的思想细节与其“身后”的现实问题之间的耦合性。这样做的后果,轻则使表征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经典阅读失去意义,重则使人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淖,给改造现实世界的社会运动带来灾难性的损害。对此,通过文本“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则应当首先竭力避免。事实上,马克思生前就坚决反对将其思想热捧为理解人类全部历史,以及解决特定民族发展道路的“万能钥匙”。他强调,只有对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加以深入的研究,然后再进行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锁钥。

究其实,针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说明从而避免它们,只是对马克思思想世界的一种“被动式”理解,尚且属于应用研究的范围,与思想研究相去甚远。何况我们根本无法预料、也不可能穷尽一切随时出现的问题。更为复杂的是,马克思一生的著述可谓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根据目前国际上较为权威的 MEGA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结合主要的书志学

研究成果作不完全统计,共有独著 1600 多部(篇),合著 300 多部(篇)。其中,完全成型的书稿较少,绝大部分是马克思计划写作的著作的准备稿、过程稿和补充稿,多以笔记、札记、提纲的形式出现。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原始手稿尚未面世。这意味着通过文本解读来建构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是一件极其繁琐、复杂、困难的长期性工作。而个人精力的有限性决定了研究者根本不可能在其有生之年将马克思的全部著述研究通透,进而梳理出他的思想演进的完整脉络。

任何复杂的研究工作都是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的。纵使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有再多的空白需要填补,也得以文本个案研究为起点。鉴于此,我们退而求其次,选择那些体现马克思思想的特质、内涵与发展趋势的经典文本,作为研究的重点对象,从而有助于客观呈现马克思思想世界的大概面貌。这些文本大致都经过了马克思的深思熟虑,耗费了他大量的心血,因而篇幅较大且大部分内容已经成型,甚至在他生前已经付梓。诸如:《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伊壁鸠鲁笔记》《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等。尽管我们过去对这些著作有了详实的研究,取得了诸多颇具影响力的成果,但由于在资料搜集、解读方式和观点概括等方面存在误差而具备重释的必要性。

当然,文本研究离不开一定的方法论的指导。从马克思著作的普遍特性即未成型性来看,以还原写作的原始情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

境、文献状况及主要细节为内容的文献学研究,似乎是“走进”马克思思想世界的正确方式。但是,只完成版本考证和文本解读,对于文本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散见于其中的“主线”即他的思想及其逻辑,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进而完整且清晰地呈现出来。偏执于版本的枝节甄别与内容的表述变化,从而忽视对思想的总体观照与把握,是典型的舍本逐末,与过去忽略具体语境而断章取义的做法如出一辙。版本研究和文本解读的成果必须运用于思想研究中才具有合理的价值。只有实现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相统一的文本学研究,才是“解锁”马克思的复杂思想世界的正确“代码”。文本学研究之于文献学研究,犹如中国古人所讲的“大学”与“小学”之辩;前者必然以后者为基础,而两者的不同则在于“道”与“术”之别。

那么,文本学研究究竟能给重释马克思的思想

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从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文本学派”的最新成果来看,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理清了马克思思想演进的总体历程:(1)马

(下转 3 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rsy@whb.cn
封面编辑:
陈韶旭 csx@whb.cn

封面图片:近代质量检验旧影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关注文匯學人

